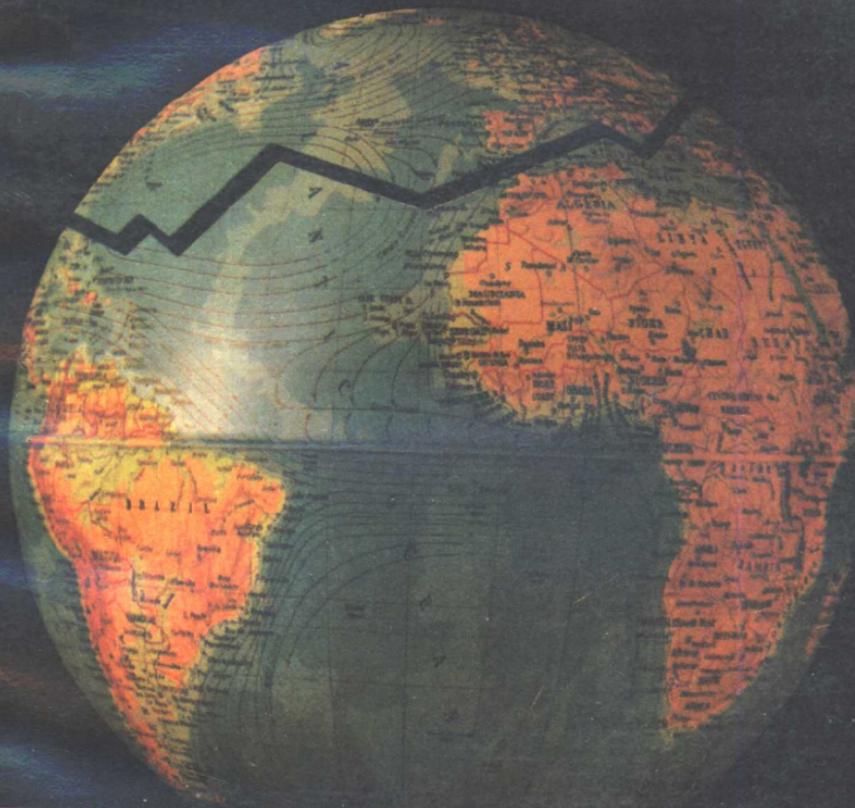


大动乱

〔英〕 威廉·克拉克著

——1987年的南北冲突



4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大动乱

——1987年的南北冲突

〔英〕威廉·克拉克 著

李荣德 徐 鸣 译

金 木 柴君雄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北京

CATACYSM: The North—South Conflict of 1987
by William Clark

本书译自英国伦敦 Sidgwick & Jackson 公司
1984年英文版

大动乱

— 1987年的南北冲突

〔英〕威廉·克拉克 著

李荣德、徐鸣 译
金木、柴君雄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外文印刷厂 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05千字
1988年1月第一版 1988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号：10345·023 定价：2.20元
ISBN 7-80049-043-2 / 1 · 5

出版说明

大家都知道，在当今世界上存在~~许多~~许多问题，
大的问题是两个：一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或东西方~~有~~关系问题；
一是全球发展问题或南北关系问题。它们都是关系人类命运的大问题。前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们长期都对它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各种新闻媒介的报道、评论很多，研究著述和小说、电影也颇不乏。后者则由于种种原因似未得到应有的广泛关注，但它涉及的面更广、更复杂，也就更有必要引起人们的重视。我们翻译出版本书的目的就在这里。

威廉·克拉克先生写的这本书，以政治小说的形式，利用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为引线，展开了全球发展问题的矛盾，在广阔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科技的背景下，概括了世界上各种类型国家在债务问题也即全球发展的关键问题上的立场、战略和策略，从而提供了关于全球发展问题的一个初步但比较完整的概念。克拉克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有渊博的学识且掌握丰富的资料，所以他写这本书时能作到全局在胸、铺陈有序，且曲折起伏、引人入胜。

我们希望这本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的小说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但要说明一点：它既然是小说，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就不是实实在在的某国、某人、某事，不要把小说的虚构当成实际情况。至于作者的思想观点与我们有何异同，我们相信读者是心中有数的。

序 与 鸣 谢

我在1980年开始计划写一本有关第三世界未来的书。当时，我在世界银行度过了十二年繁忙的岁月以后，刚有一些空余的时间。那时已很明显，西方关于改善第三世界经济命运的政治愿望正在迅速消失。当勃兰特委员会处于生气勃勃、充满自信的发展时期时，我曾和它有过密切的交往，现在它的报告无人理睬，原因是处于萧条之中的工业化世界各国政府，把债务累累而又要求过多的第三世界看成是一个与己无关的累赘。

从近期来看，并没有什么可以使这些政府改变主意的事情。债务危机削弱了富国，也削弱了拉美一些发展中国家；而商品价格的暴跌和能源费用的上涨结合在一起，更使非洲和亚洲的最贫困的国家惨遭打击。奇怪的是，仍然只有极少数人看到世界的未来危险是世界会分裂成富有的少数和贫困的多数。长期以来，我的愿望一直是想让人们正视执行在八十年代初期为人们接受的那种紧缩银根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因此，我首先应该感谢劳德朗弗特和威廉·阿姆斯特朗为我提供机会写成此书，以实现我的愿望。

在准备写书的过程中，我有幸和一些人进行过广泛的交谈，他们对世界未来的见解和关注都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特别要感谢的是：哥伦比亚前财政部长劳特利哥·波坦鲁；

博茨瓦纳大学非洲历史教授麦克尔·克劳德尔；印度前农业部高级官员兼世界银行秘书普维兹·达姆利；澳大利亚前驻印度高级专员布鲁斯·格兰特；世界银行前驻联合国代表劳德格兰弗尔；电视制片人及专门研究中东问题的记者阿兰·哈特；国际通讯研究所出版的《媒介之间》杂志编辑约翰·哈金斯；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主席、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汤姆·郭；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斯·麦克纳马拉；负责海外财政的前财政部第二常务秘书、前首相埃立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及哈罗德·威尔逊的首席私人秘书戴立克·米奇尔爵士；克什米尔总督、前印度政府经济事务高级专员毕·凯·尼赫鲁；格拉斯哥大学前经济学教授亚历山大·努夫；日本国前外相大来佐武郎；卡特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拉丁美洲事务专家罗伯特·巴斯特；英联邦秘书长西里坦斯·莱姆弗尔；1972年人类环境大会秘书长、后来担任联合国环境规划执行主任的莫里斯·斯特朗；前南非报编辑，1977年10月被捕后脱逃到英国的唐纳德·伍斯等人。

此外，那位想象力丰富的巴巴拉·沃德也鼓励我写这本书。她逝世后我接替她担任了国际环境和开发研究所的所长。全所的成员一直给本书的中心议题——贫困炸弹完全可以和核炸弹一样把地球彻底摧毁——不断提供大量的信息和意见。

最后，本书如果没有我的文学助手大卫·哈维从写书的第一天起就不断给予的协助，没有我的编辑玲妮·海勒的最后帮助，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但是，为了表达我对上述各位所给予我的帮助的真正感激之情，我应该代表他们声明：他们对我作出的所有预言是

不负任何责任的。

一切重要的宗教都详细叙述了全球性的洪水毁灭了原来世界的故事。在希腊神话里，把这称之为大动乱；在犹太民间的历史里则称为洪水之灾，挪亚凭藉高超的策略性计划拯救了人类和兽类。今天，人类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他们瞥见沿现行方向前进会遭到烈火燔祭和自然的大动乱，就一定能够找到避开灾难的新路。

威廉·克拉克

1984年2月29日于牛津

目 录

绪 言	(1)
1 大规模不履行债务	(1)
2 英美计划	(32)
3 南方战略	(50)
4 “有控制的行动”	(67)
5 国际资金冻结的结束	(85)
6 美国的瓦解	(97)
7 英国的分裂	(114)
8 引起不方便的恐怖	(133)
9 华尔街大乱	(158)
10 与以色列对抗	(173)
11 南非陷入绝境	(202)
12 中国引起轰动	(212)
13 澳大利亚的主动	(220)
14 以色列核反应堆熔毁	(241)
15 南非的核恐怖主义	(248)
16 电视上的最高级会谈	(261)
17 大会的会议桌	(276)
尾 声	(288)

I 大规模不履行债务

华盛顿谢里顿饭店象山洞的大会议厅座无虚席，在座的都是来自全世界金融界最杰出的人物。特别显得突出的是排列成弧形的150个国家的代表团，其中一些代表穿着颜色鲜艳的长袍，光彩夺目，和另外坐在宽楔形区内1000名左右银行家，穿着单调服装的一片深灰色形成鲜明对比。这些银行家都挂着特邀来宾的身份证明牌，就象佩戴着战功勋章那么神气。电视摄影机成批地摆着，整个大厅充满了紧张期待的气氛。

这次会议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又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987年年会和这对孪生宝座的演讲会。对于全世界金融界来说，它相当于议会的正式开幕。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是大约100个试图发展经济的较贫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它当初的任务是重建毁于战争的欧洲，但由于资金不足而失败。最后欧洲由北美通过马歇尔计

划单独提供了所需资金。到了1987年，它又面临着是否由于资金不足而再次宣告失败的问题。

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际上是一家银行，是各国中央银行家的世界中央银行。在开头25年中，该基金组织是固定汇率的最严格的保卫者，使美元和英镑之间，法郎和比索之间，以及最后它们和黄金之间，得以保持固定的关系。后来到了70年代初期，尼克松总统事先未通知该基金组织，便使美国脱离了金本位制；结果没过多久，该基金组织为了保护浮动汇率，把自己的条款搞得乱七八糟。在那以后的十年中，该基金组织为了设法使阿拉伯产油国积累起来的巨额呆滞储备金与耗油国欠下如山的债务之间达到平衡，对金融的操纵变得活跃起来。在过去的几年里，这种保持平衡的行动一直是每年年会的主要任务，正象人们对1987年年会所期待的那样。

自从四十年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饭店从M·凯恩斯富于想象力的头脑中脱颖而出起，这种会议的程式便很少改动过。在会议上照例很少处理实际事务。在开会之前的几天内，会员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私下讨论他们真正的经济问题，然后在听取两名主要执行官员（即世界银行行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关于管理工作的汇报之后，当众发表关于该两机构的公开声明。按照传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由专业人员组成的班子经营，这个班子受一个代表着大约140个会员国的21人执行董事会的指导、督促和约束。正如英国或美国公营公司的董事会那样，表决中投票的分量决定于认购的股份数，因此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票数还比北大西洋集团的

略少。在那些国际经验来自规定一国一票的联合国的人们看来，这一点显然是不公平的。而全世界金融界的人们不管来自富国还是贫国，他们参加会议都是为了引起别人瞩目，并且分享那种似乎在管理全世界经济的激动心情。在他们看来，这种安排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1987年9月的这个星期一早晨，由于普遍认为世界经济发展实在太糟，人们比往常更加激动。北方的工业化世界还象往常一样，宣称已经摆脱了萧条，但却看不到持续繁荣的迹象，而且失业率仍在12%左右徘徊。而代表着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南方业已破产，它债台高筑，即使要偿还，也无法如期偿还。

由于贫富之间的全球性斗争继续在金融领域内按中世纪骑士比武那样刻板而古老的规则进行，人们的忧虑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在增长着。占多数的穷国的代表现在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脱离世界银行体制而让它垮台，要么挤进它的领导圈并将它接管。这种局面还能维持多久呢？处于这一体制之外的人们，早就认为这样一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南方国家向北方富国贷款，用于在富国控制的市场上购买货物，而这些市场象变魔术般地抬高北方货物的价格，并压低南方商品的价格。在贷款这样用尽之后，为什么它们的政府和人民还得继续付出数以十亿计的款项还帐呢？这种不公平的状况是无法持久的，至少在这一体制外部的人们看来是如此的。

这里正处于这一体制的心脏，情况就不同了。诚然，富国的财政部长们比起穷国的财政部长们来，在人数上明显处于劣势，而在会议厅里，二者都被这一体制的捍卫者的人数所压倒，这些捍卫者就是楔形区内坐在各自财政部长旁边

的各国私营银行家和中央银行总裁们。

会议厅内每个在座的人都知道世界信用制度已经变得何等脆弱，但却又不愿破坏它，因为这一制度对世界相当大部分颇为适用，而且也难找到一种能使资源从富国流向贫困的可资替代的制度，即使是不稳定的制度也罢。几乎普遍存在的希望是北方和南方能共同研究出一种权宜之计，使双方获益，而几乎普遍存在的恐惧则是形势已发展到无可挽回，以致不能按理智办事，进而形成无法预料其后果的南北对立。会议期间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们到处奔走，互相商议，似乎在策划什么重大行动，这更加强了这种危机感。

这种紧张情绪也蔓延到了讲台上。世界银行的秘书是一位非洲人，他对他的新任行长感到忐忑不安。这位行长是不到一年以前由美国政府扶上台的，因此还未得到表现自己能力的机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秘书H·施密茨博士是一位德国律师，他是在那位颇为激进的丹麦人S·约根松博士被选为总裁时，由该基金组织那些比较保守的成员安插进去的。他对约根松博士关于重新安排债务时间表的好处的演说明显地感到担心。但这两位秘书一致认为担任大会主席的身材矮小的巴拿马人不会制造什么麻烦。这位主席一声不吭地接受了两位秘书为他写的演讲稿。在即将开会时，他被告知美国总统由于听说“第三世界激进派”要使他难堪而不来主持开幕式，对此他也未表示抗议。

美国财政部长C·普林普顿是一位仪表整洁的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人，有着保守的波士顿银行业背景。他替总统代表东道国致了相当正式的欢迎词，讲话中强调了富国承受的负担。当他在不那么响亮的掌声中准备返回他的座位时，大会

主席翻过他那打字的大张讲话稿，然后神经紧张地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片来。

他是这样开始的：“按照习惯，现在应该由大会主席发表讲话。可是这一次我决定把我的时间让给墨西哥临时代理理事。”

普林普顿部长原地停了下来，然后，当他惊奇地看见墨西哥总统从会议厅后排走出来时，便坐到了前排的一张标有“下一个发言”的椅子上。当D·马德利连诺跑上讲台面向听众时，大厅里的人惊奇地屏住了呼吸，掌声变得热烈了。他在过去四年的总统任期内曾多次参加国际会议，因此是多数代表团都熟知的人物。

他用西班牙语感谢主席对他的谦让，然后向讲西班牙语的同事们表示歉意，请他们原谅他在讲话的主要部分改用英语。他说：“因为我讲的内容你们过去都听过，今天我主要是讲给这个大厅里那些控制世界经济力量杠杆的大部分讲英语的人听的。”马德利连诺充分意识到使用英语有利于进入电视节目，同时他也真够精明，使讲话尽量简短。这篇演讲堪称言简意赅、清晰流畅的典范。

“当今世界处于大混乱的边缘，这不仅仅是我们所有的贷款协议中提到的那种大混乱，而是真正的人间惨事：成百万人在挨饿；南北方十亿以上没有指望的失业者默默无闻地在忍受着。今天我正是在为他们讲话。我不是在向你们祈求怜悯，而是要唤起愤怒，来反对业已崩溃而不能再为这个星球上的人民服务的经济秩序。我不是想让你们由于容许这种灾难降临而感到内疚，而是想让你们理解，我们能够利用人和自然界的能力，来创造一种造福全人类的新经济秩序，不仅

能解救南半球绝望的生活无着的人，而且也有助于改善北方停滞的工业和经济。

当前北方的生产资源闲置着，南方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而目的在于促进交换的货币制度，却由于它的轮子被债务卡死而停了下来，这是何等荒唐的事！”

听众鸦雀无声地坐在那里倾听着。他们已经有些年没有听到由这个讲台发出这样救世主般的信息了。至此，马德利连诺显然已抓住多数代表们同情的注意力，而这正是他想通过宣传媒介向全世界做的事。

接着他广泛地谈了债务问题，在这方面他并未试图完全责怪做为贷方的北方国家，也没有试图原谅一些国家，包括他自己的国家，对借入款项的某种管理失当。他说明了债务是怎样由于各种不同原因而成倍增加的，以及一些国家一旦落入债务的陷阱，再想逃出来是如何的不可能。“结果当前资金往往最后由穷国流向富国，这对双方都无益。任何合理的经济秩序的意向都不可能是这样。但如何能使它逆转呢？”

会议厅内一排排座位上的银行家们这时显然变得呆板起来。到目前为止，墨西哥总统的讲话还是可以接受的，尽管这些话的来源——一个主要的难于驾驭的负债国——是十分令人怀疑的。但所有的银行家和多数工业化世界的政府代表都认为马德利连诺想要提出的解决办法，对他们来说将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并认为他将用通常的公正、解救贫困、睦邻等非经济论点来辩解，并将露骨地暗示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整个银行体系会遇到灾难。

他们是注定要大吃一惊的，因为马德利连诺给他的演讲定的基调是向北方，而不是向南方的民粹主义者提出呼吁。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因此应由一些相互依赖的机构来领导。在这一方面，应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来领导。它们必须适应注定要到来的新世界秩序，并运用其智慧与经验来塑造它。这样的机会如果失之交臂，是不会再来的。

所以让我们这些为布雷顿森林协议的这两个孪生机构感到骄傲的人抓住这次会议提供的机会，砸开我们手脚上由积累债务形成的桎梏。这种桎梏束缚着我们所有的人，不管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

当他亲切地提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他讲话受到的普遍欢迎达到了高潮，来自北方和南方的人们都同样地鼓了掌。但马德利连诺并不仅是想得人心，而且要求采取行动。他进一步提出的一些建议，重开了债务国和债权国之间，即南方和北方之间过去的不和。

“我建议我们立即给联合程序委员会送一份决议，要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尽快联合召开一次债务会议，在会上检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债务，目的是以适当条件向它们提供贷款。在达成协议之前，应延缓偿付和冻结一切国际债务，不论官方还是商业债务，从今日中午开始执行。”

从大厅的各处发出了愤怒的反应，许多银行家都开始离开座位。但马德利连诺总统把手举起，并继续讲下去：

“我并不想试图为这次债务会议口授将做出的决定，但我倒想解释一下为什么北方和南方有理智的金融家们都相信这样一个行动是必不可少的。它既可使我们免于不久的将来几乎肯定要发生的大规模不履行债务问题，又可用来代替货币紧缩这一错误的且已失败了的解救办法。这一办法由于萧

条、衰退，以及不履行债务等的强大力量，正在改变着相互依存的世界金融体系的面貌。”

从会议录相带上可以看到那些开始离开大厅的银行家又停下来把演讲听完，但前面的高个子联邦储备银行（美国中央银行）行长弯下腰向财政部长耳语了几句，然后不慌不忙地走出了大厅。

“不管债务会议将做出什么决定，有一件事是清楚的，那就是需要对这次债务重新谈判所涉及的大笔款项进行某种永久形式的国际管理。这一管理必须保证我们不再犯过去几年的错误。世界开发基金的设想是W·勃兰特于大约七年前在他的报告中提出的，但它也同样可以称做世界中央银行，后一概念是R·麦克纳马拉于1982年看到布雷顿森林协议的各机构开始被紧缩通货的货币主义政策所钳制时提出来的。当这个基金或银行将目前债务的混乱局面清理就绪之后，将负责把来自官方或私人的款项广泛分配给较贫困的国家，供它们开发之用。显然，如果由富国提供的优惠贷款和私人银行提供的非优惠贷款都能按借款国开发的需要和可能来分配，而不是按各贷款国政府的政治目的和私人贷款者从少数熟悉而不必冒风险的借款人那里谋取高利的需要来分配，那末这些贷款便能达到最好的经济实效。这一新的世界中央银行的主要任务，将是保证资金分配以持续的发展为目的，因此它的管理必须使富有的少数国和贫穷的多数国均无权阻碍使贫富双方受益的世界秩序。”

马德利连诺转向大会主席，并用西班牙语说：“我提议立即进行表决。”

多数代表，其中包括一些来自发达国家的代表的雷鸣般

的掌声，就连讲台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也热情地鼓了掌，表明马德利连诺为他的呼吁定的基调真是恰到好处。当时在会议厅里，以及当天晚些时候在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这位墨西哥人好象已提出一项可能扭转长期以来笼罩着全球的财政灾难的合理建议。但没有来自坐满了银行家的楔形区的掌声，可是他们嘈杂的谈话声却几乎和掌声一样响。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在技术上极为巧妙的新方法，用以遮掩拖欠债务，并继续维持原有的信用制度。他们强烈地怀疑这个大债务人向他们提出这项建议的不正规的方法。

小个子主席敲着小槌，试图使会场安静下来，以便将决议付诸口头表决。这是决定命运的时刻。如果他那时获得了成功的话，这个墨西哥决议草案无疑将会取得进展，并以某种修正的形式被正式通过，从而避免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必将发生的冲突。但这时仍然坐在标有“下一个发言”的椅子上的普林普顿部长，抓住这一机会占据了讲坛。

他的第一个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不利于他的口头表决，再在比较平静的气氛中纠集北方各国来反对这个他还没有来得及考虑的通过巧妙地玩弄程序所提出来的提案。他一反他那新英格兰清教徒拘谨的性格，为了让人们听到他的话而大声咆哮着：“主席先生，在这个完全不正规的决议案付诸表决之前，我提醒你，根据规定，决议案必须是书面的，并散发给代表们。”

“美国理事说得完全正确，”主席说，“我必须要求墨西哥理事在我们进行下一步之前，呈交他的书面提案。”

马德利连诺总统走上前去，递给主席一份用打字机打出的决议案。他还把一份抄件递给了普林普顿部长。同时代表